

【记忆】

## 生活的“大学”

□傅中平

1985年的高考，我落榜了。我将所有的书和衣服，连同在外公外婆身边生活了6年的记忆，一并打包到行囊里，灰溜溜地回到乡下父母那里。

在同学们洋溢着笑脸办谢师宴之时，我已经开始接受命运的无情抽打。我坚决拒绝了父亲让我复读一年的提议，父亲无奈地说，不上学，那你就上班吧。

父亲是基层粮站的站长，我成了父亲手下的一个“兵”。夏粮收购季节，是粮站最忙的时候，为了方便偏远地区农民卖粮，父亲在农民的家门口增设了收购点，由粮站派出职工每天赶往收购点上门服务。被派往收购点的工作是桩苦差事，父亲把这个最苦的活留给了他自己和我。

每天迎着晨曦，我和父亲就出发了。我们俩头上各戴一顶草帽，各骑一辆自行车，他在前，我在后。有时骑行在石子路上，轮胎轧到一粒石子，只听“咄”的一声，石子像子弹一样被弹射出去。有时骑行在一段或高或低甚至尽是坑的路上，我常常被颠得屁股从车座上高高抬了起来。有时还要从田埂上抄近路，自行车无法骑，我们就推着自行车走在窄窄的田埂上。遇上水渠，自行车无法推行，我就学着父亲的模样，蹲下身来，肩膀扛着自行车的大杠跨过水渠。父亲无论骑车还是走路，速度都很快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都紧紧跟随着父亲，但有时跟着跟着，父亲就将我甩得老远，我急了，朝父亲大喊：爸，你等等我。父亲听见，便从自行车上跳下来。我远远望见他两手扶着自行车车把，回过头来望向我，他在等我。

路上有时遇见熟人，对方问父亲，儿子考上了哪个大学？此时，我的脸羞得通红，只听父亲说：“生活的大学！”

父亲对每一个大队都了如指掌，包括道路。而我对于乡间四通八达的道路和纵横的阡陌，却陌生得如同刚刚踏上社会、刚刚开启的人生。

尽管白天工作很辛苦，晚上回到家我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那时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，爱好读书、写作，梦想成为一名作家。待业的这一年中，我偶然接触到新闻写作，第一次投稿就被县、市三家新闻单位采用。从此，我将写作的兴趣转移到新闻稿件的采写上。

第二年，我参加招工考试，进了一家国有企业当了一名工人。在6年的工人生涯中，我干的是又脏又累的翻砂工，白天弯腰撅屁股地干活，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。那时的我身体瘦削，体重一度还不足百斤。翻砂工经常要浇铸铁水，不管冬夏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两个工人抬着通红的铁水，让铁水从浇铸孔缓缓注入砂型里。尽管我咬牙抬着，有时实在是抬不动了，身子不由自主往下一瘫，手中的两根抬杆丢在了地上，通红的铁水顺势流了出来，飞溅开来，将我的工作服连同内衣裤烧得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。

虽然我的身体屈服于命运，但我的精神却一直在抗争，即便白天再劳累，夜晚都是属于我的时间和我的世界。在文字的世界里，我像是一名将军，将一个个文字“调兵遣将”组合成一篇篇文章，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91年我被县里破格从企业调到新闻单位，成了一名新闻记者。从此，生活向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。我也更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改变命运的永远是自己，路在自己的脚下。

（本文作者为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、马鞍山市作协会员）

【读心】

## 人生常按回车键

□雨娃

老古喜欢写诗，刚认识他时，他打开博客让我看他写的诗，我瞥了一眼：哎呀，他的博客里全是诗！老古说，有时来了灵感，他一天能写10首诗。还说只要我出个题目，他10分钟内便可以写出一首诗来。

老古的诗，我看了几首，一句没记住，因为没主题、没内容，只是情绪发泄。但碍于面子，我还是“人之常情”地夸了他几句。没想这一夸，他更是得意地吟诵起来，声情并茂，完全旁若无人的样子。

后来和老古熟悉了，也懒得再跟他客套。老古再写了诗让我看，我便实话实说：“你的诗，不过是把一段话的标点去掉，写一句打一下回车键而已，空洞无物。”而且，不仅是我欣赏不来，身边一众朋友皆不喜欢老古写的诗。

在我们的“打击”下，老古不再写诗了，直至博客关闭，他也没再更新一首。

老古有位“诗妹”，开始是跟着他学写诗的。老古罢写后，那“诗妹”还在一往无前地写。老古说她很勤奋，也很有灵性，我却没看出她写出的诗“灵”在哪里，甚至不明白她想表达些什么。老古说，他那位“诗妹”过得并不如意，出轨的老公经常夜不归宿，她就在一个个无眠的夜里写了一首又一首诗。她心里有个虚构出来的“情人”，所以她并不孤单。

“诗妹”做生意，但顾客稀少。她不急不躁，有顾客就接待，没顾客就写诗。对视线所及的桥可以写一首诗，对门外呆站的陌生人可以写一首诗，对那个来店逛了三次都没消费一文钱的顾客也可以写一首诗……“诗妹”说，只要给她一个参照物，她就能写出一首诗来。

后来，“诗妹”的门店毫无悬念地关闭了，于是她去超市打工，一天工作12小时，整月无休，可还是很勤奋地写诗。老古说，她热爱的东西仍在挤出时间做，常见她夜里两点还在朋友圈发新写的诗歌。

7年前，“诗妹”的老公突发疾病去世了，毕竟是多年夫妻，“诗妹”很是难过，但她从不对外人诉说心里的苦，而是把所有的感情都写进了诗里。

后来，“诗妹”换了一份工作，每月有4天休假。她交了很多诗友，经常参加诗友聚会和各地举办的诗歌赛。老古说，写诗拓展了她的朋友圈，常见她涂着红嘴唇，染着红指甲，穿着长裙，打扮得仙味十足，旅游、会友、写诗一锅烩。没想到这么快她就振作起来了，老公去世后的一年里，她光是去外地参加诗友举行的活动就有18次，其中8次都在省外，真正做到了“有诗和远方”。“诗妹”表示，对于大家吐槽的那些诗歌，可以不爱，也可以伤害，但诗就在那里，不离不弃，支撑着她一路前行。

由此看来，喜欢一样东西，业精于勤固然值得称颂，倘若不精但能从中得到乐趣，脱离烦恼，成为解压工具，也可算是一件幸事吧！于是，我忽然有些心疼老古没了发泄情绪的出口。就在去年，老古走麦城，生意失败，钱财被骗，身体状况也亮起了红灯。朋友们担心他从此颓废，老古却说：我已经将生活过成了诗，遇到困难不钻牛角尖，而是及时按回车键，另起一行重新开始。感觉不妙时，就再按回车键，重写一行。人生本就是这样的，普通人写诗歌，永远猜不出一行写的啥，一个字可以是一行，两个字也可以成一段，只要愿意，随时都能从头再来。

老古对自己的困难避而不谈，和他聊天，他总是乐呵呵的。他说，生活中开心的事情很多，实在找不出来，也可以畅想一下，做一下白日梦呀。

有段时间我心情低迷，找老古微信聊天，问他在干什么，他回：你看手机时，我在看云；你看云时，我在赏花；你赏花时，我在学窗外树上的鸟鸣。嘿，这跳跃的思维，还真有点诗人气质，让我跟不上他的节奏。不过，我也想给自己的情绪按一下回车键——努力把苦闷的日子过成能逗乐自己的段子。那样，是不是就有了诗意的生活？

（本文作者为自由写作者，山东淄博人，《特别关注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签约作者）

【浮生】

## 医院对面的小饭馆

□李晓

病房里咀嚼吞咽食物的声音很轻。黏稠的空气里充斥着消毒水、药物、病人的体味等，这些气息似乎容不得人好好吃上一顿饭。

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在病房里吃相饕餮。在这里，一个人的胃也会紧缩，它对食物的欲望，远没有在窗外明亮的大街上让人欲罢不能。

前不久母亲患病住院，我去医院对面一家小饭馆端回饭菜给她吃，无论我怎样变换各种口味的食物，母亲总是吃上几口就放下，她目光沉沉，神情恹恹，嘴里包着一团稀糊状的食物难以下咽。同病房的一位老人来自乡下，和母亲患的是同样的病，都不影响行动。有一天母亲说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于是我邀约同病房的老人同行，半躺在床上老人怔了怔，眼神狐疑。我明确邀请她：我们一起去吧。

老人的亲人正好送来了老南瓜、土鸡蛋，老人执意带上，说：我们去饭馆里加工了吃吧。

在那家夫妻开的小饭馆，丈夫做厨子，妻子招呼客人，还请了两个女工，做的都是家常菜。胖乎乎的女店主一脸福相，我问他，我们带来了乡下的老南瓜、鸡蛋，能否帮忙加工来吃？女店主满口答应：可以，可以。

女店主按照我们的要求，做了粉蒸南瓜、番茄炒蛋等几样菜，母亲和同病房的老人吃上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。母亲感叹说，还是在外面吃饭好啊。

正要离开，来了一家三口吃饭。他们坐下，我瞥见中年女子拿着医院诊断书，手有些颤抖，她问同行的花白头发的老人：“爸啊，这个结果告诉妈吗？”老人面色凝重，沉默片刻后说：“暂时瞒一瞒你妈吧。”另一个男子大概是老人的儿子，双手捧头，伏在桌上，身子微微颤抖。他们点了简单的饭菜，吃了不到一半就走了。我从他们一家人的面色上观察，感觉那还不知自己病情的老人，患的可能是重症。

回到医院，母亲在走廊散了一会儿步后，拉上病房的窗帘，轻轻地躺下，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：要是我患了啥重病，你直接告诉我，不用隐瞒。我打断她的话说：不要瞎想了，好多病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。

第三天晚上，我又带上母亲和同病房的老人一起去那家小饭馆吃饭。我们点了农家小米羹、四季

豆蒸洋芋、木耳炒肉丝。同病房的老人说，这次该她给钱了，哆嗦着起身去给钱。女店主指指我说：“奶奶，他已经给了。”点菜时我就扫码支付了。老人顿时显得紧张起来，嘴里嘟囔道：这咋行，这咋行？

我拉住老人的手说，住在一个病房，也是有缘人，在一起随便吃个饭没事儿的。老人还是很客气，连连说：白吃你们的，我心里有愧。

真是巧合，我们吃饭时，又遇到上次来的那家人，不过这次多了老母亲。那家人点了饭菜，我听到老母亲说：“你们啊，也不用瞒我了，我自己晓得病情了。”一双儿女顿时停住动作，问：“妈，您知道啥啊？”老母亲挠挠额前银白如蚕丝的头发，说：我患的是肺癌，我自己明白。这有啥啊？我现在想通了，就要陪你们好好多吃上几顿饭。那家的老父亲开口说：吃饭吧，吃饭吧。

我们走出饭馆时，灼灼晚霞披在医院的楼顶上，感觉要把整栋大楼燃烧起来似的。那里边，有着被疾病困扰、折磨的病人，他们的生命还在热烈而执拗地燃烧着。

母亲和同病房那位老人先后出了院，老人还主动留下了我母亲的电话号码。母亲出院的那天下午，正遇上从医院走廊推出一辆推车，上面的人裹着白布单，后面跟着一个哭得嘶哑的女人。我听她在哭诉，说母亲想喝一点肉汤，等她去对面饭馆端回来，一小勺汤只润湿了老母亲枯干的嘴唇，几个小时后，老母亲就离开了人世。

我母亲出院后一周，那位同病房的老人，按照母亲留下的地址，从乡下来到我家，送来了大山里刚产的新米、板栗、瓜果蔬菜。与她同行的，是她在大山里搞农业开发的儿子，这个身板结实、面色黝黑的男人，邀约我去云雾缭绕的大山里作客。

我和母亲带着他们又去医院对面那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。吃罢出来，我看见医院窗户里亮起的灯光与马路上亮起的灯火，融入这个城市寻常的夜色里。一瞬间，我对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涌动了深深的眷恋之情。在疾病与健康之间，在人情的珍视与冷漠之间，在凡尘烟火守望与生命遽然转身告别之间，有时只隔着这条小小的街道而已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时光底片》等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